

乘着东风前进



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局文艺工作室 编

前 言

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之后，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鼓舞下，我州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，排除了“四人帮”的破坏、干扰，更加蓬勃深入地开展起来。一九七七年上半年，我州涌现出了十六个“农业学大寨”先进单位，在全省四千会上获得了省委的表彰。

为了大力宣传和表彰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在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先进典型，经州委批准，在有关的县委和单位的重视、支持下，抽调了专门的写作人员，共写出了反映我州“农业学大寨”先进典型的散文作品十二篇。这些作品试图通过先进典型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，反映我州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波澜壮阔的景象。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和水平有限，在编辑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，请各级领导及读者提出批评指导意见。

编 者

一九七七年十月

目 录

一、飞转的车轮·····	罗文亮 刘世杰	1
二、青 山 行·····	张 劲	9
三、欢乐的苗寨·····	刘 昕 黄生科	18
四、凤凰的羽毛·····	龙文杰	28
五、苦竹新歌·····	罗世槐	37
六、治水新图·····	张国祥	45
七、火 把 之 歌·····	莫 非	56
八、自果的炮声·····	何兴成	66
九、金盆的今昔·····	唐万猛	73
十、地下水库见闻·····	林钟美	80
11、英雄的步伐·····	李居一	87
12、乘着东风前进·····	吕瑞华	96

飞 转 的 车 轮

罗文亮 刘世杰

同志，当提到飞转的车轮，便会使人联想起电影《车轮滚滚》：在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中，一支钢铁支前运输队，推着小车，从根据地出发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把弹药、粮食运往淮海、渡江战役的前线。为了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，这些小车，车轮滚滚，勇往直前……

飞转的车轮呵，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，通往前线的路上，留下了它深深的辙印；今天，在这火红的年代里，也闪现着它驰骋的雄姿。黔南州供销社汽车运输站，就是一个被人们称赞为农业学大寨支前队、后勤兵的先进单位。同志，这里就向你叙述他们是怎样怀着一颗颗红心，驾驶着飞转的车轮，将一车车支农物资，运往那苗寨、水乡的几个小故事。

一九七七年元月，一场大雪，一连下了好几天。雪盖冰，冰裹雪，好象把整个天地都给冻结住了。连那素以耐寒闻名的凤尾竹和金桔树，也被冰雪压得耷拉着脑袋。百年未遇的冰雪，使飞鸟绝迹，行人稀少，交通断绝了。

可是，凛冽的寒风又怎能扑灭人们心中大干快上的腾腾

烈焰呢？独山县大河水利工地上，广大社员群众在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，掀起了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，呈现着一派“胜似春光”的动人景象。人们甩开膀子，挥镐抡锤，开山填壑，筑坝挖渠，要让那奔流的河水听从人们的安排，流进大寨田；让那闪光的星星撒满布依山寨。谁知，在这关键时刻，工地上水泥告急了！老保管焦躁不安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急冲冲地闯进工地指挥部，问指挥长：

“熬卡书记！水泥什么时候运进工地？”

熬卡书记没有吭声。他紧锁双眉，心里也很不平静：是呀，水泥再运不到工地，抢筑大坝的进度就会受到影响。再说，开春后，洪水一来，大坝就会有被冲垮的危险……他把披着的棉衣往凳子上一丢，大步奔出门去。老保管紧跟在后面。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围了过来。

“熬卡书记，咋个办？！”老保管急了。

“水泥！水泥！”人们投来焦急的目光。

“同志们！县委已向州供销社运输站联系了。运输站是农业学大寨的支前队、后勤兵，我们相信他们！”熬卡书记望着风雪弥漫的进山公路。人们也焦急地，同时信心百倍地望着，仿佛那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会迎来滚滚的车轮，那呼啸的北风将传来喇叭声声……

前线在战斗，后方也在战斗。正当大河水利工地水泥告急的节骨眼上，独山县委的同志把抢运水泥的要求带进了州供销社运输站。会议室里，支部书记老姜正领着职工学习元旦社论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望了望窗外那冰封雪冻的公路一眼，又转过头来凝视着墙壁上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画像，耳边响起“全党动员，大办农业，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”的伟大

号召，心中涌起激动的思绪：在革命战争年代，人民的支前队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，把物资运往前线。今天农业第一线需要我们，能让这冰雪锁住我们的手脚吗？老姜对大家话语铿锵地说：

“同志们！这是华主席领导我们粉碎‘四人帮’后的第一个大干快上的冬天，现在前线需要我们……”

几天的大风雪，早把全站职工憋苦了，真想冲破冰雪，奔向前线。这时，没等支书把话讲完，大家“唰”地一下站起来，齐声答道：

“为了前线，坚决完成抢运任务！”

整个站上沸腾起来了！修理工们忙着检修车辆。驾驶员们立即套上防滑链，登上驾驶室。随即喇叭声声，车轮飞转，一辆辆墨绿色的汽车，碾碎冰凌，顶着寒风，急速地驶向工地。它运送的成百吨水泥，给火热的工地增添了欢腾和干劲！

飞转的车轮继续前进。它那留在雪地上的深深辙印，在告诉人们运输站不畏险阻支援农业的先进事迹。同志，让我们的思路，顺着它的辙印，回到那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峥嵘岁月吧。

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，华国锋同志关于《全党动员、大办农业，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》的总结报告，像浩荡东风，吹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，吹进了运输站，全体职工大干快上的劲头，火山一样地迸发出来。可是，“四人帮”及其帮派同伙，为了篡党夺权，千方百计地反对人们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，煽动人们说什么这是搞“唯生产力论”，“只埋头跑车，不抬头看线”。阵阵阴风，向着党支部，向

着职工们袭来，妄图使支农的车轮停止转动。

农业学大寨，普及大寨县，支援农业第一线没有错。毛主席的教导，华国锋同志的报告，坚定了党支部和职工们的信心：支农的车轮不能停止转动，而且要飞转得更快！

三月，三都水族自治县，月亮山上的映山红象燃烧起千万把火炬，都柳江边的大榕树伸开粗壮的臂膀，欢迎着支前车队的到来。

飞转的车轮风驰电掣般地来了！翻过耸入云霄的九阡山，穿过密密的大森林，越过渠水淙淙的田野，把一车车磷肥送往那双抢大忙的村村寨寨。

看吧！骄阳似火，盘山公路上，车后拖着一条翻滚的“黄龙”，驾驶员们坐在驾驶室里，脸上的汗水吸满了尘灰，新滴的汗水又在脸上冲出道道沟痕，好象条条小毛虫在脸上爬，又痒又热，但谁也顾不得去抹掉它。雨天，则另是一番光景，雨弹“噼噼啪啪”地打来，挡风玻璃上布满了雨水。雨刮器刚把雨水扫去，雨水马上又布满了玻璃。驾驶员们只好把头探出侧窗。雨水又顺着帽檐，顺着发梢，顺着鼻梁，顺着下巴，顺着耳垂，一股劲地牵着线往下淌。嗨，简直是在淋浴呵！两眼泡满了雨水，又胀又涩，但他们並不眨巴一下，而是更加睁大眼睛，注视着前方，紧握方向盘，踏着油门，让车轮飞转得更快……

白天跑车已经够劳累了，按说夜晚收车，该美美地睡上一觉。但是战斗的激情却使驾驶员同志们放弃了在家里休息。行车路上要经过一个渡口，为了争分抢秒，连夜上好货，把车开到江边待渡，以便天一亮就能过渡。他们往往只呆在驾驶室里，伏在方向盘上，抓紧待渡的机会小睡一会。

但是，他们何曾休息？听听他们在江边待渡时的一席对话吧。

一个年青驾驶员，拎着加水桶来到张名连师傅车前，关心地说：

“张师傅！你年纪大，让我们年青人多跑两趟就行了，你……”

“小伙子，我能睡吗？”老张师傅说，“我这把骨头硬扎得很。我就不服气！要让那些诬蔑我们是搞‘唯生产力论’的人看看，就是要大干社会主义！革命需要粮食，粮食需要化肥，水族同胞就要栽秧了，肥料必须及时送到第一线。”

“说得对，老张！”许多车窗里都飞出赞同的声音。末了，老张又高声补了一句：

“大干社会主义，就是要和修正主义争时间，抢速度！”

说得多么明白，多么有力，又多么豪迈。阴风並沒有把他们吹倒，相反，他们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足了，支援前线的信心更强了。原预计二十五天运完的磷肥任务，提前七天完成了，同时还增运了计划外的几百吨烤菸煤和硝铵。呵！飞转的车轮，顶着逆风，冲破迷雾，高唱战歌，向前奔驰。在那长长的公路上，飞扬着多少战斗的豪情，胜利的喜悦呀！

同志，大家都知道，飞转的车轮是离不开公路的。但，驾驶员的那一颗支农的红心，却飞到了没有公路的地方。这里请让我叙述一支小插曲。这事发生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候：

这一天，党支部交给老模范周开全师傅一项任务：为贵定

县的一个布依山村运送一车他们急需的氨水。但是通往这个山寨的公路塌方了，只有绕道从另一个县的边境去，才能靠近这个生产队。这时，阴风又吹起来了：“呵！公路上只顾跑车都有问题，还要朝没有公路的地方瞎撞！”老周师傅鄙视地一笑，二话不说，大踏步登上驾驶室。汽车留下一串高昂的喇叭声上路了。经过一天的行程，汽车来到指定的地点。可是没见有人来卸车。听当地社员说，那个队派人在这里等了好久，因不晓得车什么时候到，天黑时候转回去了。

呵，在这紧张的中耕季节里派人来等车，农业第一线多么急需化肥呵！老周师傅起伏不平的心潮，又像猛地投进一块巨石，掀起了更大的波澜。望着那远处星光闪烁下的重重山峦，他仿佛看到了山上布依族同胞等待化肥的焦急神情，看见了他们一双双殷切盼望的眼睛。可是那里不通公路，怎么办？

“师傅！”当地社员说，“天这么晏了，到那个队要跑八、九里山路，休息一夜，明天再找人通知他们来下车吧。”呵，车轮真的不能跑了！？周师傅心里象被重重捅了一下。不能让那些吹阴风的人得逞！他随即笑着对当地社员解释说：“打个比方吧，在战争年代，前线正打仗，我送来了一车弹药，能等吗？不能！现在农业第一线正在战斗，急需这车氨水中耕追肥呵！必须及时通知他们！”

“那，找个人跑一趟吧。”

“我自己跑！”

说着，老周师傅锁上车门，按亮手电筒，迈开稳健的步伐，踏上进山的小道。呵！飞转的车轮，没有在公路上飞驰，却是化作了老周师傅那疾步如飞的双腿，继续飞转在支

农的前进路上！

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飞转的车轮乘着胜利的东风，伴着跃进的鼓点，跑得更欢更快了。特别是那些初通公路的边远社队，更是车轮经常飞驰的地方。同志，让我们的视线随着那前进的车轮，飞向那龙里县的马郎山区比孟公社的苗家山寨吧。

比孟是一个边远公社，座落在高高的“马郎坡”后面。提起马郎坡，俗话说得好：“爬上马郎坡，剩气也不多。”这里山高路陡，千百年来，人们靠着肩挑背扛，从山脚到山顶，在那陡峭的山路上，把各种物资一步一步地艰难地往上搬运。现在，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，马郎坡上修起了一条盘山公路。一次，转战黔南山区的运输站支前车队，接到为比孟公社送化肥进山的任务，翻过马郎坡上九曲十八拐的毛公路，把支农物资第一个送到了苗族人民的家门口。

“车进山了——”

不知是谁高喊一声，整个山寨顿时欢腾起来。正在田间做活路的社员扛着锄头跑过来了，放学的儿童嘻闹着蜂拥过来了。人们怀着新奇、激动的心情，把车队围了个密不透风。一个双目失明的苗族老阿爹，双手颤巍巍地摸着正在往下卸的磷肥包，摸着仍在发热的车头，摸着汗渍渍的驾驶员们，然后庄重地端起牛角杯，抖动着银白色的胡须、唱起了一支深情的赞歌：

“呵！

莫看我失去了双眼，

我的心象那清亮的山泉；

马郎坡再高哟，

挡不住车轮的飞转，
给苗家送来华主席的温暖！
林子里的阳雀唱得再好哟，
没有汽车的喇叭那样响亮，
给苗山唤来了春天！
请喝尽这杯米酒哟，
司机同志，
苗家的心意全在里边……”

在老阿爹真挚而又激情的酒歌声里，年青的生产队长从人群中走上前来，握着驾驶员们的手，激动地说：

“比孟河水向东流，苗家永远跟党走。我们一定把你们的支援化为大干社会主义的冲天劲头，让毛主席亲鲁树立、华主席高高举起的大寨红旗，在比孟山上高高飘扬！”

呵！飞转的车轮得到了人民的赞颂，面对此情此景，驾驶员们心潮翻滚。他们因为胜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感到兴奋，更为掂量出肩上的重担而感到光荣。

同志，看吧！他们那不停的车轮，在江界河畔红军走过的路上前进。看吧！他们那滚滚的车轮，在云雾山中大军进剿土匪的路上飞转。不停息的车轮呵，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，在改天换地斗争的前线，飞驰、飞驰……

让我们赞美吧！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有多少这样的车轮，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的“四个现代化”，驾长风，驰雷电，永不停息地飞转……

青 山 行

张 劲



来到瓮安县采访护林情况，四月的春风，把我和县林业局的老王同志邀上了城边的塔坡。

登高望远，那纵横的沟壑，逶迤的群山，簇拥着富饶的田园、闪光的水库、秀丽的村寨……，直扑眼底。啊！昔日的荒山秃岭，早已穿上了四季长绿的衣衫；过去常遭山火延烧，病虫危害、乱砍滥伐的憔悴林木，换上了青春不凋的容颜。蓝天高远，大地春深，瓮安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为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，加快农业学大寨步伐，献出

了多少心血呵！我想起了一位县委领导同志说的话——“要知青山事，须访护林人”，真想肋生双翼，立即飞向全县六十五个林场，游遍一百六十六万余亩苍茫林海……

防 火 线 边

汽车披一身晨曦，掠过叠翠的峰峦，驰过镶玉的田野，把我们送到了草塘区。我和老王下了车，向马场坪大队林场走去。

最先迎接我们的是一块块鲜艳的毛主席语录牌、护林绿化公约牌，和那些蜿蜒曲折的护林防火线。它们挺立在峰回路转之处，掩映于桃云柳雾之间，引人注目，发人深思。我不禁默默赞叹：这里的护林宣传搞得真好，采取的防火措施真正严密。同时，一件难忘的往事，也清晰地浮上了心头——

那是五年前的深秋，我有事路过这里。金风送爽，霜林吐红，迷人的山区景色使人步步留连，我竟不知不觉地越过了护林防火线，信步走进了密林。就在我背倚草丛，心旷神怡，习惯地准备点火抽烟的时候，突然，一声“不准吸烟！”象林中响起了炸雷，一位老人旋风般地卷到了身前，劈手夺过了我的火柴。他抖动着钢针似的花白胡子，指着不远处的岩石，带点怒气地说：“你没有看见防火布告吗？”我走近岩石一看，啊！一张贴在石壁上的《县革委护林防火布告》正板着脸儿，严峻地审视着我，那上面赫然印着：“非安全

地点，不准吸烟！”我自知理亏，连忙道歉，老人却哈哈一笑，把我当俘虏“押”回到防火线边。这堂有声有色的护林课，真使我额头冒汗……

“怎么，到了林区，还不欣赏一下林区风光？”老王的话打断了我的沉思。

啊！红日已经跃离了山顶，霞光四射，万木生辉。你看那马尾松摇着脑袋，正与清风白云游戏；枫香树撑起了大伞，正与山腰的渠水交谈。还有那些拥拥挤挤的青杠，潇潇洒洒的白杨……，她们相亲相爱，俨然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家族。

老王指点着林间的防火线，指点着山下那金灿灿的油菜，绿油油的麦苗、菸苗，自豪地说：“瓮安已经连续十六年来没有发生过成灾的山火了，而马场坪林场就更是让山火绝了迹。护好山林，的确能保持水土，调节气候，促进农业的发展呵！这个大队的粮、菸，前年就超过了‘纲要’，今年的庄稼长势更好，耿大爷恐怕又要笑出眼泪来了……”

“哪个耿大爷？”

“这里的一个老贫农。”接着，老王边走边向我介绍起来。

耿大爷年近七十，无儿无女，本是个“五保户”，可是他却闲不住，把自己的心血都献给了青山，灌进了绿树。群众常讲：“谁说耿大爷没有儿女，那些大树，小树，哪一个不是他家庭的成员！”他自己也爱说：“嘿嘿，自己的儿女不爱护，难道还要别人操心么！”正因为爱得深沉，所以护起来也特别当心。你看他，早晨自动寻山，沾一身霜露；夜晚自动守林，顶一天星月。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的山火，他连

抽叶子菸的老习惯，也干脆戒掉了……

“老王！又把什么客人带到了我们林场呵！”

一声呼唤，耿大爷领着几个社员走到了我们身边。他手握柴刀，高挽裤脚，钢针似的花白胡子四周，挂满了热气腾腾的汗珠，看样子，是正在修整身旁的护林防火线。我看着看着，咦！这位耿大爷，不就是当年教育过我的那位老人么？虽然岁月又给他的鬓发添上了一层秋霜，但他的身板却仍然那么硬朗。我扑上前去，紧紧握住了他那双粗糙而有力的大手……

“大爷，这些护林防火线，真是牢牢建筑在你的思想深处了！”

“都四十多年了，还能不牢！”耿大爷满脸的皱纹都含着笑意。在他充满幸福的回忆里，一组闪光的镜头推到了人们眼前——

一九三四年冬天，长征的红军来到了草塘，一部份战士就宿营在耿大爷屋后的小树林里。北风呼啸，深夜奇寒，战士们烧起了簇簇篝火。大爷发现，红军无论怎样劳累，总是先开好了防火线，才在林中空地上架柴生火。一批战士走了，又一批战士来了，篝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，防火线舒展着宽阔的身肢，尽管风大火烈，却从未发生过一次火警……。红军想得真周到呵！耿大爷向一个排长打听，才知道是毛主席教导指战员这样做的……

啊！毛主席，是毛主席教导这样做的！我凝视着语录牌上那“绿化祖国”、“实行大地园林化”的光辉字句，环顾那纵横交错的防火线，一股汹涌的热流淌过胸中，溅起了我心灵的浪花。防火线呵，多象一条条宽大绵长的金色彩带，

这彩带联结着历史的风云，凝聚着红军的心血，交织着贫下中农的豪情，盘绕于青山之间，留住了春天和幸福。

林 区 如 画

穿过花木构成的彩色隧道，我们进入了一望无际的绿色的大海。国营西坡林场敞开壮阔的胸襟，掀起连天的碧涛，热情地把客人迎进了她的怀抱——场部工区。

林场党支部成员、工区队长秦刚，先领我们参观了苗圃。亭亭玉立的杉树苗，婆婆多姿的柏树秧，硕叶累累的泡桐……几十种树苗，堆成了巨大的翡翠盘子。

秦队长又领我们走进了茂密的用材林。苍郁雄劲的青松，含烟凝翠的汗莲，笔直的云杉……，各个争奇斗艳，百态千姿。它们有时拔地而起，露出伟岸的身躯，使你惊叹不已；有时又斜伸双臂，拦住了你的去路。虽是日头高照的正午，林区内却照样是那么凉爽、清幽。

“真象在画中行走！”我道出了心底的赞美。

老王说：“再美的画也是新中国的劳动人民创造的。要在解放前，你能找到这样美的画么？”

一句话，搅起了我们的满腹心潮。旧社会，瓮安到处是荒山秃岭，到处是乱石野草。仅有的几片山林，多半也是地主的坟山，劳动人民饱受无木之苦。多少穷人要盖间避雨的草房，没有檩条；要做根锄把，没有木棒；要喂只猪崽，就得挖土洞。家住平定营的小秦刚，为了寻找一根镰刀把，

竟翻山越岭跑了许多路，好容易才从岩缝中抠出了一根小小的野茶树，地主看见了，还诬赖说是偷了他家的，把小秦刚毒打了一顿……

东风劲吹愁云去，热汗染出青山来。解放后，瓮安县委带领人民群众大搞植树造林，建起了一个个林场，绿化了一座座山头，从平定营公社到渔河公社，从金龙大队到花桥大队……，纵横几百里，到处是碧水青山，到处是沃土良田，一幅幅林茂粮丰，春意盎然的图画。

几只杜鹃鸟儿啼叫着，从远处飞来，把我们绵长的思绪又拉回到现实中来。我们翻过两个小山丘，来到了一片梓木树幼林前。

这里正进行着灭虫战斗。十几个林业工人头戴防毒面具，身背喷雾器，列成一排，顺风向前喷扫。一见到害虫，秦队长就两眼冒火，他顾不得戴上防毒面具，就抢过了一架喷雾器，加进了灭虫的行列。片刻的时间，被杀死的害虫纷纷滚下树来，七、八亩被啃咬得百孔千疮的梓木树叶，又扬起了柔嫩的脸庞，泛起了盈盈笑意。

老王说：“这叫金花虫，潮湿的气候里，最容易发生，别看它只有包谷籽大小，名称很漂亮，外壳也还好看，对树木的危害却相当大。”

秦队长无限愤慨地道：“名称漂亮也骗不了人，好看的外壳下面，常常隐藏着险恶的用心……”接着，他痛心地说起了去年春天的事情——

去年春天，场部工区有几十亩阔叶树遭到了金花虫的危害。林业工人们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可是却不能治。原因么，“四人帮”解释得冠冕堂皇——这叫“不为错误路线生